

# 追懷孫哲生先生幾件事

鄧公玄

古人云：「立德、立功、立言是爲三不朽」。孫哲生先生爲 國父中山先生哲嗣，然先生固不以此而見重於世，而固自有其不朽者在。關於先生之生平大節早爲中外人士所共仰，無俟多贅，茲僅就我所親炙於先生之若干事跡，表而出之，聊以發先生之潛德與幽光云爾。

## 救黨反共屬先覺

我之得識先生，始於民國十四年四月間，當國父於是年三月在北京逝世後，南京各界舉行盛大之追悼會，孫夫人宋慶齡女士與先生均以家屬身份應邀蒞臨。我爲籌備追悼會負責人之一，因得與先生初識。

當我肄業於南高與東大時，早因吾黨先進陳去病（佩忍）先生之介紹加入國民黨，而是時本黨採容共政策，故黨內有少數共產份子參加。初尚融洽，不久即發現彼等陰謀，志在竊黨權，且常與我忠實同志發生衝突，卒至分道揚鑣。是年夏，我既畢業於南高東大兩校，因忠實同志之敦促，遂聯袂赴滬，向在滬之先進同志痛陳共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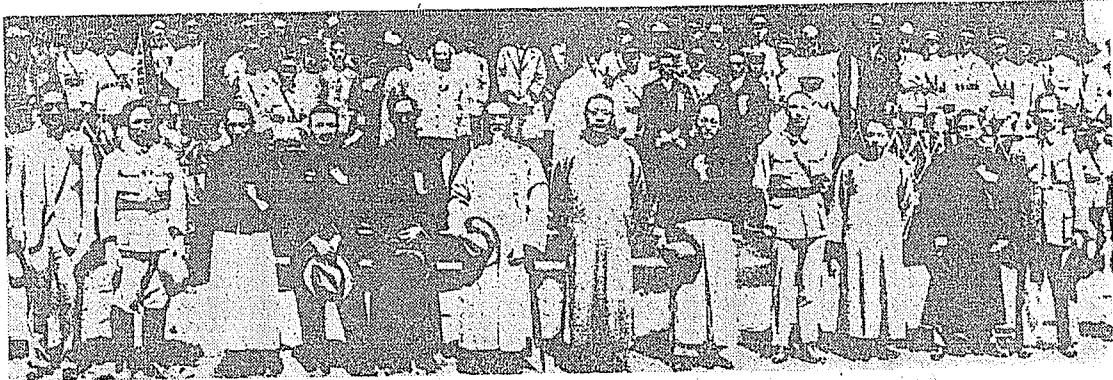
份子之陰謀，籲請速謀反共救黨之對策。我等在滬謁見哲生先生於莫利愛路，先生即一見如故，開誠接納，遂囑馬超俊、林煥廷諸先生共籌進行辦法，嗣即由先生領導組織「國民黨員會」，並命我發行「國民導報」，以作喉舌。其後我又赴粵與廣州方面之先進同志會晤，並與黃埔軍校之孫文主義學會諸同志相聯絡，知其宗旨不謀而合，於是返滬即請於先生，先生乃將「國民黨員會」擴大，改組爲「上海孫文主義學會」，同時又分別策劃在南京、北京、武漢、蕪湖等地成立孫文主義學會，與廣州孫文主義學會相呼應。

由於孫文主義學會之成立，大江南北之青年皆聞風響應，而共產份子之邪惡面目，乃益暴露於世。因此遂奠定本黨爾後實行清黨之基礎。各地孫文主義學會之所以能及時成立，除廣州方面者外，皆由哲生先生大力所推動，故先生不但認識共黨罪惡最早，且爲反共救黨之先覺，對本黨爾後完成國民革命任務上實有其特殊之功績。

## 魚不可脫於深淵

孫文主義學會既有相當基礎後，不但青年同志大爲覺醒，且亦增加中央同志清除跨黨份子之勇氣。因此，本黨中央執監委員乃於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，在北京西山碧雲寺總理靈前召開會議，出席者有林森、居正、覃振、戴傳賢、邵元冲、葉楚傖、鄒魯等十餘人，決議開除共產黨黨員參加國民黨者之黨籍，解除俄人鮑羅廷顧問之職務，停止汪精衛黨籍六個月，並移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上海。自是上海中央遂與廣州中央分裂。於是共黨及左派竟指西山會議派爲反革命派，而孫文主義學會同志亦遭同樣之誣毀。

事實上，西山會議與孫文主義學會原爲風馬牛不相及之事，不但孫文主義學會無人參加西山會議，即哲生先生亦未參加，豈能並爲一談？且哲生先生與孫文主義學會同志雖均主張清除跨黨之共產份子，然對於西山會議所採之作法則殊不贊同。蓋本黨革命基地在廣州，今中央會議不在廣州召開，而遠在西山舉行，復輕率與廣州中央分離，實非得策。老子云：「魚不可脫於淵」，今西山會議諸公自脫於革命基地之廣州，可謂自



國民十七年政務委員會就職後舉行兵閱典禮，前排右起第二人為孫副院長，科第，蔣主席正中，譚延闓、森林。

陷虛脫矣。

哲生先生有鑑於此，故決意離滬返粵，就任廣東建設廳長之職。嗣經廣州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為中央執行委員，而在十五年六月國民革命軍實行北伐時，先生遂為國民政府重要領導人之一，並先後出任北伐時期之財政部長及交通部長等重要職。此則又先生之高瞻遠矚處也。

### 重視海外之宣傳

十五年春，美國三藩市總支部常務委員陳耀垣先生經滬赴穗，出席二次代表大會，過滬時，託林煥廷先生物色少年中國晨報（本黨黨報）總編輯一人，林先生當以我應之。是時我正感國內環境與我之初衷有違，亟欲出國深造，立表同意。但陳耀垣業已赴穗，故不得不兼程前往接洽。抵穗後，即先謁哲生先生於建設廳。先生見我至，喜曰：「你來得正好，我正想請你做我的秘書。」

我因云：「我此來不想找事，而是想出國讀書。」先生頗為愕然，曰：「那裏有這許錢去留學呢？」我因將林煥廷先生之言相告，先生於是曰：「那當然比在這裏做事重要得多。」先生遂立刻親自修函致陳耀垣，力加推荐。因此，陳先生亦立即與我簽定合同，而我遂得順利達成出國目的。哲生先生知事已成功，當以三百元毫洋之支票一紙交我，以作治裝之資。臨行，先生鄭重告我曰：「你此次赴美不但要好好好的讀書，而尤其要為黨努力宣傳，因為目前美洲方面也受到國內黨潮的波及，你必須妥為應付。」

我回滬後，即辦妥留學手續，並經史丹佛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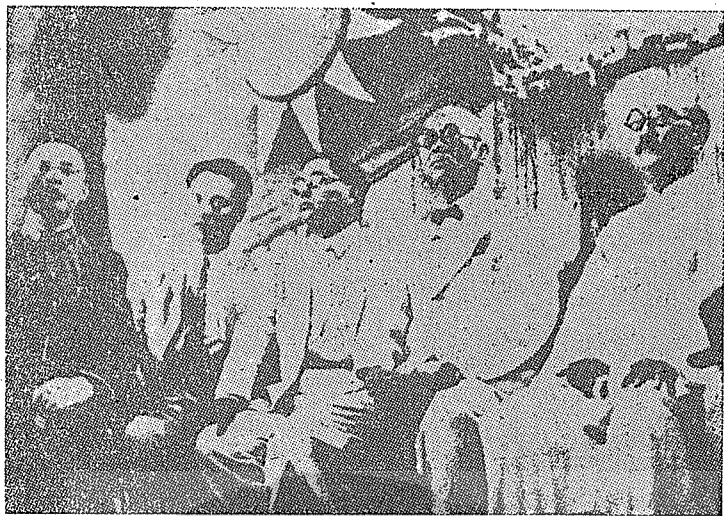
學允許進入該校研究院肄業。八月乘輪抵美，雖一切順利，然立即發現舊金山左派份子正激起黨潮，意圖奪取三藩市總支部及少年報。其後雖經我方同志予以擊敗，但左派份子竟另組總支部於渥崙（Oakland）並開辦「國民日報」，繼續與我方對抗。而史丹佛大學之中國學生若干左派與共黨份子亦與「國民日報」沆瀣一氣，不斷向少年報挑戰，我雖孤軍奮鬥，然隨時均予以迎頭痛擊，使其無法在僑社中抬頭。迨北伐軍進抵長江一帶，而中央又在南京實行清黨，我與陳耀垣等受中央選派為美洲清黨委員，旋即召開全美代表大會，我亦被選為總支部執行委員兼常務委員。自是渥崙偽總支部及國民日報，均更陷於進退失據之尷尬境地，而三藩市總支部與少年報之威望則如日中天。回憶出國時哲生先生之叮囑，每有覆餗之虞，至是始有幸不辱命之感，聊足自慰焉。

### 博聞強記有父風

十七年夏，哲生先生環遊世界，由歐經美返國，當先生抵紐約時，我即函請先生前來舊金山，俾得宣慰僑胞及本黨同志。但先生復書則謂業已決定日期，經由溫哥華乘加拿大皇后輪回國。同時又謂北伐行將告成，國內需人孔亟，甚盼我亦能同船而歸。是時我雖已獲史大碩士學位，然仍欲完成博士之業，但同時則因我在舊金山結婚後，內子即有喜訊，以致內子原定赴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肄業之事，大感困難。適因哲生先生之言，我乃毅然辭去總支部及少年報之職，即往溫哥

華與先生會合同船賦歸。

此次船上除哲生先生及其隨員外，尚有中國留學生二十餘人。彼業知我與先生有舊，力促我敦請先生作一次講演，先生允之，遂在餐廳舉行。先生以「如何開發中國經濟建設」為題，先後達一小時半。事先並未準備講稿，然先生口若懸河，尤其對於各種統計數字，皆能詳細背誦，如



民國二十年兩粵會議時，孫哲生（中）與唐紹儀（右一）、鄧澤如（右二）、鄧召蔭（左二）、陳濟棠（左一）合影。

數家珍。不但在場之留學生大為讚佩，即我夫婦亦甚感驚異，我雖早知先生有國父之風，博覽羣書，而初不知其強記憶力如是也。

### 創五權政制宏規

十七年六月，先生與胡漢民、伍朝樞等赴歐遊歷，在巴黎即被推起草「黨國訓政大綱及應付外交方法」，經中央政治會議決議交第五次中央全會及國民政府辦理。然先生為聘請顧問，遂轉道美國，經加拿大而歸，因此我遂隨先生於是年九月間抵達上海。先生返國後，即與胡漢民先生等起草「五院組織法」，及「中國國民黨訓政大綱」，十月經中央常會通過，於是中央正式任命蔣中正先生為國民政府主席，譚延闓為行政院長，胡漢民為立法院長，王寵惠為司法院長，戴傳賢為考試院長，蔡元培為監察院長，而先生出任考試院副院長兼新設置之鐵道部長與交通大學校長。

我返國後，友好多敦促我進行首屆立法委員之職，我乃赴京察看形勢，並謁先生於成賢街鐵道部籌備處，意欲請先生推荐於胡先生。先生當延我至書房就坐，但仍持報閱讀，未即接談，初我以為先生或有不悅，正擬起身告辭，忽然間，先生放下報紙對我曰：「聽說你有意進行立法委員是嗎？」我不意先生有此一問，乃答曰：「這是朋友們的意思，我自己並無成見。」先生聞之，遂曰：「我想請你來幫我的忙，好不好？」我應之曰：「我過去一向承先生提拔，先生如有差遣，敢不聽命？」先生立刻起身，滿臉發出笑容

，伸手與我握手，說：「你來做我的秘書好嗎？」當我表示接受之後，先生又立刻叫工友入內，曰：「你去請寒操來。」寒操入室，先生曰：「公玄做我的秘書，從今以後，你們要好好的合作。」寒操兄當亦與我握手，表示歡迎之意。我在求學時一向以「光禹」為名，但哲生先生下手令「任命鄧公玄為鐵道部秘書兼機要科科长」，自我爾後遂以字行，此我正式追隨先生之一段插曲也。

### 訂五五憲草全案

迄二十一年十二月，哲生先生膺命為立法院院長，其主要目的厥在完成中華民國憲法草案，以為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之藍本。先生因此物色國內專家學者為第三屆立法委員，共襄盛舉，我亦忝蒙不棄，膺命為立法委員，同時並被派為「憲法草案委員會」委員之一。

先生既以草擬憲法為主要任務，故自任委員長，而以張知本、吳經熊為副委員長。委員會開會時，先生必親自主席，對於憲法之體制，章節乃至條款之制定，無不悉心推敲。同時又徵求國內外人士之意見，妥為斟酌，以求盡善盡美。迄至二十五年五月五日，經國民政府正式公佈為「中華民國憲法草案」，即通常所謂「五五憲法草案」。然而當時因日本軍閥侵華日亟，故未能如期召開國民大會予以通過，遷延至抗戰勝利還都後，始於三十五年十一月召開制憲國大，但是時環境業已變遷，故三十六年元旦所公佈之中華民國憲法，其內容與「五五憲草」頗有出入。惟大



孫哲生先生競選副總統招待邊疆國大代表時留影。第一排左起孫哲生、孫夫人、溥儒、鄧珠娜姆。第二排右起第二人為本文作者，第三人為白雲梯。

體上則仍以「五五憲草」為其基本精神，是先生對於我國憲法之制定，固有不可磨滅之功勳也。

### 祇因大意失荊州

憲法正式公佈後，政府遂積極準備憲政之實施。三十七年三月在南京召開第一屆國民大會，選舉總統與副總統。總統一職乃衆望所歸，自非蔣公非屬。惟副總統一職遂為當時逐鹿之對象。在國民黨方面早有李宗仁、程潛、于右任等業已着手進行，黨外則有莫德惠、徐傳霖等亦躍躍欲試。哲生先生初無意於競選，當三十七年二月間，我從湖南競選立法委員竣事後回滬時，因程頌雲（潛）曾託我轉致請先生支持其競選副總統之意，先生當曾鄭重否認有意競選，並表示允予支持，其意可見。然三月初，先生赴京準備審立法院復會事宜，開始外傳先生行將競選副總統。適我亦赴出席立法院院會，下車後，即往謁先生。先生見我至，甚以為喜，當對我曰：「你開會後，請你留此幫忙。」我問：「幫什麼忙？」先生曰：「他們要我出馬競選副總統，所以你必须留下來，千萬不要即回上海。」我說：「院長既有意競選，我當然留下來，這是義不容辭的。但是院長事前並無準備，恐怕要費一番氣力，因為李宗仁、程頌雲、于右任等都早已招兵買馬。」先生曰：「沒有關係，我們還得及。」于是我再進言曰：「院長要獲得勝利，照我看似乎必須做到兩個條件，第一、必須由本黨中央正式提名；第二、必須與程頌雲切實合作。」先生乃曰：「中央一定會提名的，但是為何要和程頌雲合作呢？」我

說：「因為照目前的形勢看，李宗仁比較最強，程頌雲與于右任雖亦不弱，但他們的勝算不大，將來恐怕是院長與李宗仁決勝負的。所以如果院長馬上和程先生聯絡，採取美國人所謂滾木頭的方式，那麼，一旦到了最後決選時，就可以得到他所擁有的票子了。」先生聞之，深表同意，並曰：「我們一定要這樣做」。

我留京擔任先生競選總部的宣傳部長，於是策劃打開對新聞界的工作，最初頗感困難，經過我採取草根政策以後，一切大為好轉，不久即獲得輿論界之普遍支持。同時按日安排分批邀宴國大代表的節目，飯前由先生即席發表政策演說，以爭取代表之同情。先生每次皆擬定有關國內外重大問題作為陳述政見之基礎，且材料充實，觀察深刻，尤其關於統計數字皆能隨口背誦，深得各代表之讚揚。倘就政見而論，無疑的，先生實超越任何其他競選者。此外，在報章雜誌及其他大眾傳播方面，我亦設法徵集許多人士為作桿鼓之應。就一般輿論言，均以為先生之當選應無問題。

可是先生可謂公爾忘私，故祇著意於政見之宣揚，而忽略代表間之私人關係，蓋以為西方民主政治之競選固當如是也。然其他競選者，尤其李宗仁之作法則大異於是，彼等不重政策或主張，而以全部精神致力於對代表之酬應，李宗仁與其妻郭德潔均每日分別親往各代表寓所拜訪，懇求拜託，致送禮物，甚至以銀彈攻勢擊中要害，卒使若干代表寧捨公義而犧牲神聖之一票。先生則恰恰反是，不但疏於登門拜訪，即對前來訪

問之代表亦每不肯多假辭色。卒致以數十票之差，而令李宗仁僥倖當選。當我最初向先生所提之兩項先決條件，關於由黨提名事，因遭其他競選人一致以脫黨相要挾，故爾作罷。而關於程頌雲聯合事，則負責組織與聯絡者亦均未未能切實進行。當第三次投票後，程頌雲依法退出候選名單時，我奉命前往程氏競選總部，程之祕書長鄧介松兄當即坦白告我來得太遲了，其所擁有票子均已為李宗仁捷足先得。當時我專負宣傳之責，無力兼顧組織聯絡任務，故事前疏於與介松兄加強接觸，否則，斷不致陰錯陽差，造成如此之結局，此真所謂大意失荊州也。此次之成敗不獨有關先生個人之得失，而實與國家興衰有極大關係。蓋

# 太初仁兄惠存



孫哲生先生贈送本文作者之親筆簽名照。

孫哲生先生贈送本文作者之親筆簽名照。

假令係哲生先生當選為副總統，則三十七年底徐蚌會戰後李宗仁當無藉和談逼。蔣總統下野之事。蔣總統而不下野，則共匪斷不能輕易得逞也。

## 文公歸國已嫌遲

三十八年大陸淪陷，先生先後旅居香港、法國與美國，直至五十四年十月，始偕夫人由美返國。當先生伉儷抵達松山機場時，歡迎者不下二千餘人，足證國人景仰之盛。是時先生已年逾古稀，去國則達十六年之久，但先生精神飽滿，有老當益壯之概。憶一日當立法院以酒會歡迎先生時，先生在羣衆中握手高聲曰：「你還是老樣子，一點也未變，但楊公達則幾乎已不認識了」，其喜悅之情，溢於言表。

先生之為人，生性豪爽果決，是者是之，非者非之，絕無矯作虛偽之事。故待人接物亦每不假詞色，往往易為人誤會，而不見諒於人。其實，先生有時雖盛氣凌人，而從不記任何人之往事，蓋胸襟闊達故也。先生說「我一點未變」，當係就面貌而言，若就先生待人接物之態度而論，我應說「先生已不啻前後判若兩人」。蓋先生此次回國後，常能表現謙虛沖和，平易近人之概也。有人謂先生之能有如此之轉變，不啻為十九年在外歸來之晉

文公云。惟惜先生歸來已嫌太遲，不然則先生對國家必有更多更大之貢獻，可無疑義。先生歸國以後之事，已多為人所知，我無庸贅述。且紙短情長，僅將我所親見而非他人所夙知之大小事，追記於此，非敢謂足以增先生日月之光輝也。

中外人物專輯 (一)

汪公紀等著·定價叁拾元

中外人物專輯 (二)

雷嘯岑等著·定價叁拾元

中外人物專輯 (三)

王培堯等著·定價叁拾元

中外人物專輯 (四)

賴景湖等著·定價叁拾元

中外人物專輯 (五)

李先聞等著·定價叁拾元

中外人物專輯 (六)

胡耐安等著·定價叁拾元

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